

每天爱你一小时

◇刘国庆

凌晨四点半，小屋内准时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他艰难地翻一个身，知道她已经起来了。他昨天送货累得腰酸背痛，此刻多想躺在床上多躺一会。可满耳朵都是她翻箱倒柜的声音，他怕她伤到自己，索性不睡了，来到她身边问她找什么。她皱着眉头埋怨老花镜不见了。他从黑白电视机旁边的一个小盒子里拿出老花镜递给她。她不要，说这个不是她的。之后，

他去买菜，走之前没有忘记把厨房的刀具藏得严严实实的。

从菜市场回来，他开始煎鸡蛋，火候要把握好，老了嫩了她都不吃。他拿热毛巾仔仔细细帮她洗脸。她吃粥的样子很笨拙，有时候会不小心把碗摔到地上，然后就吓得哭起来。他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慢慢地，她就不哭了，接着又笑起来。

他白天工作很忙，骑辆二

手摩托车给人送货，她一个人留在家。有时候，她把附近垃圾箱里的纸箱子拿回来，压平之后堆在屋里。他说过她很多次，箱子很脏，不要往家里拿。她答应得好好的，可一转身就忘了。那一次，他跟一个姑娘谈恋爱，姑娘提出要到家来看看，他提前做了精心准备，把家里打扫得清清爽爽，顺手还把那堆纸箱子扔了。当他把姑娘接回家，却发现，她又把那堆纸

箱子找了回来。

姑娘没留下吃饭。他有点生气，跟她说，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往家里带这些东西，脏。她不安地搓着手，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一天早晨，没有任何预兆，她就一觉不醒了。他待在房间里，好几天都睡不着。后来，他收拾房间的时候，找到一个厚厚的本子，是她的字迹：

“孩子，我看了咱家的垃圾

桶，每天都有两个鸡蛋的蛋壳，你工作很辛苦，要多吃几个鸡蛋，我老了，吃不吃都无所谓，以后别给我做鸡蛋了。”

“孩子，你父亲去世得早，你跟着我从小吃了很多苦，我对不起你。”

“孩子，我给你攒了点钱，留给你娶媳妇用，都放在床底下的箱子里……”

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今天终于攒够了一万块钱，我心

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

他费力把箱子搬出来，打开来看，里面全是些一毛、五毛的小票，满满地堆了一箱子。

她得的是间歇性老年痴呆，最后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清醒时间。她在这一个小时里，戴着老花镜，握着笔，跟儿子说几句心里话；在这一个小时里，去垃圾桶里捡纸箱子，就为了能给他攒点儿钱，盼望他结婚，希望他幸福。



淇水小景 (国画)

田贵明

作

田贵明，号松月斋主人，字凤子，现为鹤壁市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

母亲

◇张东明

今年农历腊月十五，是我慈祥的老母亲八十大寿的日子。日子一天天临近，她曾经历的八十多个春秋的心酸往事和幸福晚年也越来越清晰地萦绕在我的心头，只想付诸笔端，一吐为快。

母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生活十分艰苦，粮食不够吃，有时只能靠挖野菜、摘榆钱充饥。我和二弟经常挖地里的茅草根，爬到树上捋柳叶。有时候，我在后院的柳树上捋的柳叶多一点儿，母亲就会让我拿些送给乡邻，让他们家的孩子少挨点饿。

小时候家里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每当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看着我们吃过才肯动筷子，偶尔遇到好一点的饭菜，母亲就更是

肯动筷子了，她总是说不饿，只要孩子们吃饱她就高兴。

母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平时话语不多，但心胸豁达，她让孩子们时刻牢记着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四十年多来，母亲先后把我和三弟、五弟及两个孙辈送入部队。在父亲身患重病经历多次手术时，母亲为不影响五弟安心服役，坚持没有告诉他。直到父亲去世，五弟才从战友那里听到噩耗，他回到老家在父亲的灵前哭得死去活来。

母亲常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国家的事比天大。”我们三弟兄和两个孙辈没有辜负她老人家的期望，个个在部队敬业爱岗，屡立军功。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咱们的劝说下也搬到浚县城里

居住。兄弟六人都已成家立业，一大家人对母亲都十分孝敬，日子过得和美。乡邻们都夸，是母亲撑起了这个家，是她靠着坚强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把我们弟兄六人养育成才。

母亲一生宽宏大量，与世无争。家里的生活有了起色以后，她常常叮嘱我们要好好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乡亲。虽然我已年近六旬，但在慈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每当母亲呼唤我的小名时总是倍感亲切，每次呼唤母亲并听到她慈爱的应答时，我心里总是感到分外踏实。

母亲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母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爱的源泉，衷心祝愿她老人家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大伾山之行

◇鹤山区 王燕琴

持一把黄河故道的泥土
做一只化着彩妆的泥咕咕
让它悦耳悠扬的歌唱
呼应母亲河的涛声

八丈的神佛俯瞰千年
沧海变桑田
洪流泛滥化作一马平川
演绎了镇河大将军的传说

仙山无顽石
文人的墨香
寺庙的钟声
濡染着大伾山石
摩崖石刻力透石背
为黎阳古城唱着
悠久的赞歌

我的足迹
化不成石刻
挽一段红绒线
在常青的古树上
系上永恒的祝福

淇水 / 连载



崔炳文 著

保国在旁边沉着脸一言不发。保省忙着让座倒茶。

韩玉佩哽咽着说：“老嫂子，我们兄弟没脸进您这个门呀！韩陈世代同居，从没差过，如今出了这个逆子，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几个管事人看陈家人火气不那么冲了，赶紧帮腔说：“一碗水已经泼地上了，事大事小也得了啊！老嫂子，玉佩也回来了，您说句话，只要能办到的，我们决不反悔。”

保国就要开口，被弟弟拦住了。保省双手将茶递给韩玉佩，“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俺家门小户小，今天遭此劫难，有老叔做主，日后若再遭人欺辱，谁还能再为俺撑腰？”

陈母的泪又淌了下来：“人死不能复生。要钱，人还能活？我们庄户人家，活的无非是个脸面罢了。”

韩玉佩赶紧说：“嫂子你接着说，咱们该咋办吧？”

陈母说：“这几天我思量来思量去，想让世诚、世儒、世信与保国、保省结拜成异姓兄弟，韩陈两家永成世交。如果保国、保省高攀不上，那就当没开这个口。”

满天的乌云散开了，韩家哪能不答应，几个大老爷们儿对保国妈不由得暗暗佩服。

挑好良辰吉日，接回来在省城读书的韩世诚，韩陈两家举行了隆重的结拜仪式。韩世诚是老大，保国、保省、世儒、世信依次排列。

随后，韩家出钱，为陈保国媳妇厚葬。

三

韩玉佩的生意越做越大，结识的上层名流也越来越多。他为人正直，结交人时有几个原则：为富不仁的不交，投敌叛国的不交，不学无术的不交。河南老乡、抗日英雄吉鸿昌与他非常要好，又把他引见给抗日联军司令冯玉

祥。冯玉祥对他很欣赏，劝他加入抗日联军，担任抗日联军供应处处长。他婉言谢绝，说：“让我打打算盘，挣俩小钱还行，要是说当处长，恐怕祖坟上没长那棵草。”

不久，上海沦陷了，他的店铺被日军的炮弹炸成废墟；再往后，南京沦陷，伙计们倒在了日军的铁蹄下。他意识到个人得失在国家危亡面前是多么渺小，国家都快灭亡了，何谈个人的生死存亡，岂论前程？他决定收回店铺的全部资金，送给抗日联军当经费。冯玉祥又劝他出山，他说：“国家安定了，我还会把生意做遍全国。”

日本投降后，他勾画了一幅建设淇河的宏伟蓝图：在淇河的出山口处筑一条拦河坝，用水发电。进口成套的大型面粉加工设备，把淇河沿岸的小麦磨成面粉销往全国各地。可惜，这样一个商业奇才，还没有等到实现宏伟大业的那一天，就倒在了当地土匪头子寇全录的黑枪下，死时才五十四岁。

有人人情在，无人人情灰，韩玉佩遗骨未寒，要账的人就拿着字据找上门来，说当年韩玉佩为抗日联军筹集经费时借过他们的钱。是真还是假，谁也难以分辨，东家前脚走，西家抬脚进，韩家仅有的几十亩沙地也当了出去，要是再晚两年解放，韩家门楼就要改名换姓了。土改时，要账的人不来了，村干部韩玉槐又打起了韩家门楼的主意。

韩玉槐家里上几辈都是种地为生，土中刨食能有几个余剩？韩玉槐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是去了咳嗽又添喘，怕不成人，认了老槐树当干爹，起名槐。是病三分灾，有多少钱够吃药？家里人常到韩家门楼里去借钱、借粮。说是借，都是有借无还。汗病流行时，他又染上了。汗病的病症是不出汗，病毒排不出来，治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想吃啥吃啥，欲望一满足，汗发出来病就好了。韩玉槐想吃桔子。这才是哈巴狗栽茅粪缸里——想点儿吃呢。中原

地不产桔子，集镇上又没有卖的，最后还是求韩玉佩买来些桔子，救了他的命。霍乱流行期间，他又赶上了，要不是跑到老槐树下捧着韩玉佩家里熬的大烟壳水喝个肚圆，骨头早沤成灰了。那时，他对韩家门楼里面的人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韩玉佩死后，寇全录扬言要血洗槐树庄，他害怕了，吓得跑到太行山里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1946年，韩玉槐所在的连队倒戈后，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回到槐树庄当上了村干部。

韩玉槐自从当上了干部，趾高气扬，脸时常仰得老高，眼斜楞着，头拧着，啥话难听他说啥话，人们送他外号“老拧劲”。他把韩家以前对他的情抹了个光，还说：“祖坟上的劲儿都供他家了，我还不该吃他点儿、拿他点儿？要是我住在门楼里，他家人照样看着我的脸色行事，照样给我说好话。”土改时，他一心要把韩家门楼划成地主、资本家，好扫地出门，自己成为韩家门楼里的新主人。

当时划分成分的政策，是以前三年生活状况为基准，人均土地超过全村人均5亩以上、常年雇用长工、常年放高利贷、不下地劳动者，划为地主；人均土地五亩以上，忙时雇用长工，偶尔放高利贷者，划为富农；人均土地是全村的平均数、没雇过长工、放过高利贷者，划为中农；曾给别人扛过长工、借过高利贷的，划为下中农；以扛长工为生，划为贫农。韩家门楼的地都还债抵押给人家了，本应划为下中农，“老拧劲”却憋着坏想把人家往地主上靠。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烧到了鸭绿江，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在开封念书的韩世诚回到了槐树庄，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在“老拧劲”这关却被卡住了，只有陈保国一人参加了志愿军。走时，他对陈保国说：“这个家我真不想再待了，不混出个人样决不回，咱娘就交给你们了！”

陈保省拉着他哥的手说：“你到部队好好干，争取当个军官，前后有护兵跟着，谁还敢在咱家门口放个屁！”

两年后，一块耀眼的红色烈属牌挂在了陈家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舜牛回来了，他带回来个外路女人，矮个，柿饼脸，深眼窝，塌鼻梁，说话叽叽喳喳，槐树庄没一个人能听得懂他的话。人们都说：“拿白馍换回个菜窝窝，这就是捣的下场！”

中国历代有嫡系与庶系之分。所谓的“嫡系”是家中长子，有长子不离开父之说的，合法的继承人，百年之后要埋在父亲的脚头。农村实行了互助组、合作社，人靠挣工分过日子，韩家门楼一大家子无法再支撑下去了，韩玉山叫来村干部和姥姥家的表弟来分家，大家最后统一了意见：按照祖传的规矩，长子住门楼里，其他人要搬出去，家产按三分股，韩玉山要临街的一排房，房子该翻盖了，只拆走门楼两边屋的房顶，空地留给韩世诚；二门里的院，一打两开，韩世诚住主房，舜牛要西边。

舜牛提出来各过各的时光，不想看别人的脸色。他要求在院里南北拉一道墙，垒住影壁墙西边过口，改成西北门走。

韩家门楼在和睦的气氛中立下了分家文书，在场分家管事人都在分家文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此，韩家门楼又揭开了新的一页。④

水宜生
宜 / 生 / 之 / 水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3338633 13323926333